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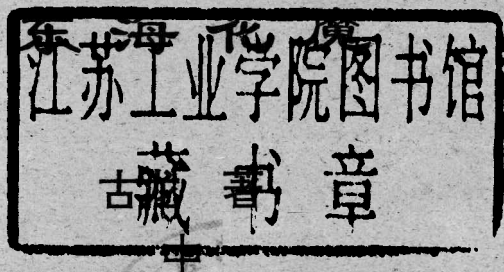
东海花魔

中



古
龙
著

笑笑江湖系列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四年·石家庄

点打钩拦势如排山倒海，连攻九招之多，迫进了三丈左右，绕走了三圈。

三丰反而沉稳如山，轻灵地挥动着神剑，不接招，仅轻灵地闪动，也不出招进击，只用剑吸引对方疯狂进攻，从容退闪，泰然地绕走，他在找机会行雷霆一击，养气蓄劲，丝毫不乱。乍看去，他似乎没有还手之力，但明眼人已可看出，他这种冷静的神情，分明已深得临斗反而从容的精髓，这种功夫，平常武师即使花上三四十年岁月也不易养成。

一旁的阴婆一向以阴狠冷酷著称，看了三丰的神情，暗暗心惊，怪叫道：“余老，小心！临斗凝如山岳，进击必似雷耀霆击；这小狗已得其中三昧，可怕！沉住气，毋贪戎嗔，稳下劲来应付。”

疯丐寿星杖一伸，冷笑道：“老阴婆，那小后生足以牵制住独孤老怪，该你我两人拚命了，你别指望老怪抽身助你。呔！打！”两人再次交手，一长一短两根杖再死缠不休。

遁客不听阴婆的话，他已被三丰激怒得快要发疯了。同时，三丰并未反击，他以为自己的一甲子苦修的内力从兵刃上发出，年轻的三丰虽有神剑在手，但这种木剑却不是吹毛可断的神物，只不过可挡任何兵刃，与功深一分锐利一分而已，决不是他的金如意的对手，何所惧哉？按常情论，三丰根本近不了他的身，局势全被他所主宰，胜算在握，自然听不进阴婆的话，攻势反而更为凶猛，狂风暴雨似的向三丰猛扑。

三丰等待得太久了，遁客功力太高，金如意的攻势凶猛凌厉锐不可当，他始终抓不住最佳的反击机会。同时，他不愿再劳而无功的缠门招式徒耗精力，因此始终没出手回敬。

机会终于来了，金如意猛野地抢入，“天外来鸿”从右上方

向下斜击，他退后半步，金如意掠胸而过。

遁客碎步迫进，“置风扫云”反挥而出，闪电似的击向三丰腰肋，来势光光，放胆抢入。

三丰终于抓住机会反击了，右扭、欺进、出招、伤敌，绝尘慧剑疾吐，力贯剑尖，从金如意让出的空隙中切入，行雷霆一击，剑过处，遁客的护身真气着剑即散。

遁客确是了得，立即发觉危机临头，一声大吼，左掌拍出，金如意半途撤招，反向左挥去。

“嗤！噗！”两声闷响几乎同时发出，随着遁客的吼声，人影疾分。

三丰退了丈余，遁客的左掌击中他的右肩，打得他眼前金星直冒，凶猛的打击力道直震内腑，身形落地仍退了三步方行站稳，赶忙运气调息。假使他不是曾经吞服了黄山人魔的三颗护体保脏丸，内腑可能全被震离原位，他的七成无量神罡，阻不了遁客苦修一甲子的精纯的内力一击。他伤了遁客，自己所冒的风险太大了。

遁客飞退丈余，左肩至左胸共出现了两个孔和连贯两孔的一条血痕，深抵胸骨，鲜血向外涌。

他跟跄刹住脚步，仰天吸入一口气，怪眼中凶光倏明，额上青筋不住跳动。他低头看了看胸肩上的创痕，一咬牙，厉声问：“你是何人门下？”

“恕难见告。”三丰答，目下他不能再次进击，失去了大好机会。其实，他为人心地善良，还不想一举将遁客击毙，真要强提精力再次上扑，也可以办得到了。

遁客突然收了金如意，沉声道：“老夫小看了你在阴沟里翻船，两剑之恨，老夫记下了，青山远在，绿水长流，咱们后会

有期，你敢和老夫订约一次么？”

三丰也收了剑，哼了一声道：“在下在江湖恭候大驾。至于订约相决，免谈，在下有大事待办，无暇和阁下约欺一决。”

“好！咱们在江湖上见，死约会，下次相逢不死不散。”

“在下记住了。”

遁客以手掩住创口，转身大跨步走了，始终未回头，隐入暮色重重的荒野中。

三丰感到一阵头晕，脚下发软，身形一阵急晃，几乎栽倒。但他稳住了，挺了挺背，全神行功调息。他心中不住自问：“这老凶怪太强了，我仍然修为不够。我这种迎斗的手法对么？对付老一辈的武林名宿是否胜任？”终于，他脑海中灵光一闪，找出了结论，忖道：“是的，我能，不是剑招有错误，更不是功力相差太悬殊，而是我一开始便被对方的名头所震慑，有所顾忌，影响了出手的心情，紧张了些，心意神未能合而为一，以致忽略了老凶魔的一掌。哦！我为何要被他的名头所震慑？我用不着怕的。”

想通了之后，他精神大振，仰天吸入一口气，勉强压下伤势，转身便走。

“咻！”身后传来老阴婆的厉叱，震耳欲聋。

他心中一动，扭头看去。

老花子飘退八尺外，身形不稳，寿杖还向外荡，像是收不回来了，显然挨了一记重击。

阴婆侧飘两步，一声怪叫，再次腾身猛扑，鸠首杖劈面猛抽。老花子身陷危局，百忙中闪身避招，一闪之下，便和阴婆易了位。阴婆大旋身，急冲而上，叱声刺耳：“臭花子，明年今日是你的周年忌日，纳命！”

老花子不敢接招，向后急退，正退向三丰站立的方向，额上大汗如雨，脚下虚浮，快支持不住了，但身形退势倒还迅速，鸠首杖一发之差，没够上。

“我该管这一档子闲事，不然怎配称作侠义门人？”三丰想脑中十分混乱。

不错，他确是委决不下，他对双方都陌生，还摸不清他们之间的恩怨是非，虽则知道阴婆不是好东西，但同样弄不清老花子是好是坏，万一这家伙和厉乞姜立同样可恶，救了这家伙岂不替江湖人带来祸患？像厉乞这种人，世上少一个便好一分，他用不着多管闲事。

同时，他目下右肩受伤不轻，运剑可能大受影响。阴婆的功力，比遁客相去不远，他妄行插手，这条小命是否保得住大有疑问。

他脑中混乱，拿不定主意，形势已不容许他多想，老花子已狼狈的退到身畔了。

阴婆一声怪笑，如影附形跟到，叱道：“着！你死定了。”

“得”一声脆响，鸠首杖搭住了寿星杖的尾部，向外一拨，两种兵刃便向外荡，撞向旁立的三丰。

鸠首杖在内侧，老花子的身躯完全暴露，他双手运杖，仍难拉回被格出偏门的寿星杖，而阴婆的左手，已乘机探入，鸟爪似的五指倏伸，快接近老花子的胸衣了。

老花子如果不丢杖用手反击伸来的手爪，这一抓必定胸骨尽裂，危极险极。

三丰已无暇再想，突然一掌拍出，大喝道：“开！住手！”

“啪”一声暴响，击中了寿星杖，寿星杖向内荡，反将鸠首杖震得向相反方向退。

阴婆和老花子身不由己，被兵刃将身躯带转，两人同时扭身。阴婆的一爪自然落空，他吃了一惊，退了两步定下身形，厉叱道：“是你这小畜生，遁客独孤余呢？”

三丰用力过度，气血一阵翻腾，但他不能显露外强中干的马脚，硬着头皮道：“挨了在下两剑，走了。”

“走了？挨了你两剑？”阴婆大惊，讶然反问。

“老太婆，你不信？”三丰故意无礼地问，他要装出凶横霸道的架子，以便吓唬阴婆。

阴婆举目四顾，果然看不见遁客的踪影，三角眼厉芒略，闪有点心虚地问：“你用什么奇门暗器把遁客击走的？”

“哼！在下从未用过暗器，家师一生中从未使用过，自不会让门人使用。”

“你的师父是谁？”

“不用问，不必问，在下从不藉师门名号唬人，你也不配问，少噜嗦！”

“小狗可恶！”阴婆怪叫，踏前一步。

三丰手一动，绝尘慧剑已神奇地亮出，奇怪无比，剑尖指着阴婆，冷冷地道：“老太婆，你如果自以为比遁客高明，你上！”绝尘慧剑本身奇轻，举起毫不吃力，他右手用不上劲，但举起只有两斤多点儿的绝尘慧剑自然没问题，手上不现丝毫颤动。阴婆本想进击，但她已和疯丐拚了三四十招，真力耗损甚巨；而看三丰的剑凝实得稳如山岳，不象是曾经击走一代凶魔遁客经过激战的人，不由她不思索后退，踏进了一步，便停下了。三丰心中虽紧张，但表面上仍沉静从容，接着道：“遁客独孤老匹夫伤了左肩左胸，你的左肩左胸也得小心了。”

说完，左手剑诀徐引，左手沉静地踏出一步，作势出剑前

扑。疯丐一代医圣，三丰的神情瞒不了他，暮色已逐渐光临，他仍然看得真切，赶忙挺杖迫进，大笑道：“青年人，你该知道老阴婆的为人，何不为世人除害？上啊！咱们联手将她埋葬在云楼山岂不快哉？”

阴婆飞退丈余，正想发话。三丰见机不可失，大声道：“让开！老花子，在下要亲自毙了这老阴婆，用不着阁下插手，你准备替她善后就是。”

阴婆上了大当，她以为疯丐决不会袖手旁观，一个三丰已经够可怕，加上疯丐在旁拣便宜，后果太可怕了，她怎敢逗留？怪叫道：“臭花子，咱们会有再见的一天，且让你多活一些时日。小狗，留下你的名号。”

三丰急于打发阴婆离开，答道：“老阴婆，你记清了，我，姓葛名三丰，下次见面，在下决不饶你。”

阴婆怨毒地盯了三丰一眼，转身如飞而去，脚下似乎有点不稳。三丰缓缓收剑，剑入鞘也已有点难以支持。

一旁的老花子也站立不稳，摇摇欲倒。但仍强忍一口气，低声道：“青年人，挺起脊梁。老阴婆老奸巨滑，她不会甘心立即离开，她会在不远处窥探，假使露出受伤的破绽，后果不堪设想，你能支持得住么？”

“小可支持得了，但亟需调息。”三丰咬牙答。

“好吧，沉静地坐下，不要引起老阴婆的疑心。”

“她怎会在旁窥伺？”

“遁客艺臻化境，你小小年纪能将他击伤而遁，不可能全然无损，只消让老阴婆看出你受了伤，她岂肯放过你我？”

“小可和前辈联手，不见得怕她。”

“唉！我不中用了，老阴婆在我的左肩后凤眼穴旁敲了一记，

目下伤势发作，用不上劲啦！你呢？”

“小可右肩挨了一掌，内腑亦被震伤。”

老花子招招手，缓缓坐下道：“坐下来调息。老阴婆在右面石角后向这儿探看，切记不可露出破绽。”

三丰定下心神，从容地坐下。老花子又道：“老阴婆再也看不出破绽了，赶快调息，我先给你服了疗伤丹，对你大有帮助。当然，也许你认为有更好的丹药，但决不会强过我疯丐曾政的疗伤圣品。”他去讨米袋中乱掏。

听老花子自通了名号，三丰大喜过望，接过丹药吞下，正想道出来意，老花子又说了：“运气行功，助药力行开，可收事半功倍之效。”

三丰一面运气行功，一面在思索如何齿敦请疯丐跑一趟灵山替大哥疗伤。他想起穷酸的叮咛，说是老花子的性情古怪，请不来却可以激来，心中暗暗打好腹稿，方定下心神运气行功，不片刻便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。

老花子自己也吞下了丹药，静静地行功调息，两人面对面坐，像在亲切地交谈。

暮色四起，夜来了。

阴婆悄然离开了山谷，恨恨地走了。

直至夜幕低垂，两人方停止行功。三丰首先整衣站起，对疯丐咧嘴一笑，怪声怪气地道：“前辈就是八怪之一的疯丐曾前辈么？”

疯丐哈哈一笑，点了点寿星杖道：“青年人，你似乎有点孤陋寡闻。”

“有道理么”三丰故意问。

“八怪中没有我疯丐曾政的地位，难道你一个江湖人还不知

八怪是谁？”

“请教，前辈说说看。”

“姹女、阴婆、狂儒、穷酸、遁客、潜翁、醉佛、睡道、谓之八怪，除了姹女是个花不留丢的四十岁的大闺女之外，全是老得该进棺材的人。这次去楼山大会，女阴婆遁客都到了。姹女赶上了，这两个家伙却来晚了些，几乎要了我疯丐的老命。喂！你能将遁客赶跑而只受点轻伤，确是了不起，比我疯花子强多了，令师是谁能见告么？”

“恕难奉告，家师的名号做弟子的也不宜提。哦！小可记起来了，前辈原来是号称天下第一名医，藉疯游戏风尘的怪人。”
“怎么？你不服气？”疯丐怪声怪气地问。

三丰摇摇头，似在否认，但口中却道：“前辈的医道，如此而已，不但医不好你自己的疯症，也医不好小可被遁客所赐的掌伤。”

“废话！”疯丐怪叫如雷。

“小可决不是无的放矢，你可以让小可看看你的伤处，假使你的凤眼穴附近的伤痕找不到，小可方行心服。”

天地间决没有仙丹，受伤的人要想在片刻间用药消灭创痕，那是决不可能之事，任何奇药，只能在近期恢复元气，创口愈合得快些而已，决不会快得像是变魔术。疯丐肩背上有伤，淤血红肿决不可能立即消散，三丰明知不可能，却故意提出刁难。疯丐一蹦三尺高，怪叫道：“好小子，你故意在鸡蛋里挑骨头，岂有此理！你把我疯丐看成神仙呢，抑或是浪得虚名的虫豸？”
“两者都是。”三丰撇着嘴说。

“呸！岂有此理！”

“别生气，假使你自己以为了不起，小可当然不以为然，除

非你确有起死回生的真才实学。”

“小伙子，看来你对医道一窍不通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你根本不知药医不死的俗语，再就是误将药物看成仙丹，起死回生的话是不确的，真正死了的人，神仙也无法救活，因为世间根本没有神仙。”

“那么，江湖传闻决难相信了。”

“什么传闻？”

“传说你是一代医圣，吴神医吴杰的直系门人，可以起死回生，药到春回，一切疑难杂症皆可手到病除。”

“你不相信？”

“听你的口气，小可当然不信。”

“可惜！”疯丐摇头惋惜地说。

“可惜什么？”

“可惜目下找不到病人，我无法证明给你看。”

上钩了，三丰心中暗喜，淡淡一笑问：“前辈能医脊骨折断么？”“呸！你把我疯丐曾政瞧扁了！”

“也许你无能为力，因为病人拖延太久了。”

“一月以内的伤，老人要他十天之内起床。”

“不止一月，已经三月出头了。”

“哦！三月……”疯丐的神情肃穆了，不住摇头。

三丰心中发冷，疯丐的头在摇，却象是在他的心头碰撞，碰得他心房欲裂，神色凄然，不由自主地垂首长叹。

“青年人，你的神色瞒不了我，你有重大的困难积隐在心头。”疯丐关心地说。

三丰黯然，绝望地道：“完了，小可已万念俱灰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瞒前辈说，小可这次来到云楼山，并非寻剑而来，而是专诚来寻找前辈的。”

“找我？”

“是的。前辈也许曾经听说过，广信葛家与九幽天魔之间的恩怨。”

“哦！广信葛家与你……”

“葛三帆乃是家兄。”

“难怪！你是存心找我的麻烦来了。假使我跟你跑一趟广信府，九幽天魔不砍我的脑袋才怪。”

“前辈多虑了，九幽天魔怎会知道？”

“九幽天魔爪牙遍天下，瞒得了他？”

三丰又长吁一口气，苦笑道：“目下不要提了，小可告辞。”

“为何不用提了？”疯丐皱着寿眉问。

“既然前辈治不好迁延已久的旧创，又怕九幽魔砍你老人家的脑袋，又何必……”

两句话把疯丐激得怒叫如雷，抢着叫道：“什么？你小子的一张臭嘴简直岂有此理！你等着。”

“等着？”三丰讶然问。

“等我安顿了老友孤舟大师的灵骨，再和你跑一趟广信府，最多十天半月，咱们便可上道。”

“前辈不必冲动，性命交关的事非同小可，惹翻了九幽天魔……”

“住口！随我来，先到我的居所安顿再说。”

半月后，两人大踏步出了云楼山区，到了小江口。他们决定岔出江西永宁，所以必须向东走。东面不远处便是蟠龙山，距

小江口村有几里路。以前可以在灾儿看到山丘树森中的蟠龙庵一庵红墙，但这时只能看到一片焦土，庵已被二堡主和花魔一群人烧成了白地。

两人踏上了东行古道。

包少堡主入山寻剑时，连他共是卅七人，不包括山轿中的两个美女。可是，他退出山区时，却剩下五名锦衣卫士，两个美女也乘机脱出他的魔掌溜之大吉了。

他怕勾魂手在路上等他，目下他人孤势单，论真才实学，他比勾魂手差了两分，全凭龙蛟软甲护身保命；梅花神弩只有六具，对付顶尖高手仍嫌力量单薄；不由他不怕，必须先躲上一躲。勾魂手正在等他。这位七星镖的主人，为人齷齪阴狠毒辣，气量狭小睚眦必报，醴陵客店一箭之仇，怎肯甘休？他说过的，要取包少堡主的脑袋，言出必行，这儿到天目山神水堡，远着哩！看你包小狗怎样爬回神水堡？死约会不死不散。

勾魂手却未料到，神水堡堡主屠龙客包秋山，真正的龙刀主人，包少堡主的生父，恰在这时匆匆赶来接应，被他等着了。

包少堡主的五名手下果然利害，不但反盯住了勾魂手，也盯住了心如师太师徒。白如霜走了，心如师太师徒俩远未离开蟠龙村，他们要处理蟠龙庵的善后，与村中父老和官府打交道麻烦得紧，却忽略了有人在附近窥伺。

许小姑娘自从埋葬了假三丰的骸骨，失魂落魄地像是变了一个人，往日的天真活泼神情远离了她，她陷入在痛苦的深渊中不能自拔。

每天，她必走到三丰的坟前痴立一个时辰。在她的芳心中，她对坟墓中这位曾经救过她的命，曾经叫她做小妹，曾经打开她的心，曾经被她芳心暗恋的理想情人兼大哥的三丰，仍在坟

墓中向她殷殷相谈，仍活在她的幻想中。每来一次，她必定洒下大串珠泪，痛苦难禁。

茶陵派来的官差走了，无法缉拿这一群杀人放火的强盗，发出了一张海捕文书，表面文章做做了事。官差一走，师徒俩便拾掇一切，准备离开重新流浪天涯。姑娘要返回河南老家，心如师太则云游天下重找落脚处，也准备找杀人放火毁去她蟠龙庵基业的人。

不等她们起程，麻烦来了。麻烦出在许姑娘身上，地点在蟠龙山麓的三丰墓旁。

这几天，勾魂手麦金堂走了，失了踪，大概是真的走了。

包少堡主放了心。他的手下传出被困在云楼山的消息，他深信在近期内，神水堡行走江湖到了附近的人必可赶来接应。他却未料到，他的父亲恰好得到九幽天魔的示意，正在江西游说一些好友加盟白莲教，接到消息兼程赶来。

他发觉勾魂手已经走了，仍难心安心，不再躲藏，开始亲自到附近踩采。

这天黄昏之后，他到了三丰的坟墓附近。他曾听道及心如师太的事，早已发现心如师太的门人许姑娘，正是曾经被他一度弄到手的含苞待放的鲜花，岂肯放过？这也就是他为何盯住心如师太师徒的原因。

他带着五名手下，反正勾魂手已经走了，何不前来瞧瞧？

这一瞧，瞧出苗头来了，也瞧出麻烦来了。

黄昏的光线昏暗，但在武林朋友眼中却毫无阻碍。六个人到了坟前，五名爪牙左右一分，全神戒备。

勾魂手并未离开，他已发现被人反盯住了，便故意公然奔向江西地境，半途却折回在坟墓附近的树林中。

他知道想一举除去这几个死剩下的人确是不易，也弄不清包少堡主为何不怕他的七星毒镖，所以不想公然叫阵，也怕梅花神弩要他的命。他的胃口不大，他要逐个产除这几个可恶的死对头。在退出云楼山区之前，他已宰了五名锦衣护卫，所以他对暗袭极有信心，食髓知味，他仍然打暗袭的如意算盘。

从他隐伏的树林到坟墓，相距约有五六丈，中间隔着一些矮树、枯草、土丘。他假使想用暗器袭击，必须接近至三丈以内，不然便无法将人一举击毙。但黄昏的光度仍然够明亮，落日余晖仍逗留在天际，想悄然接近势不可能，决难逃脱包少堡主的耳目。

他略一打量地势，立即伏地悄然向前移，藉草木掩身，蛇行鹭伏逐寸向坟墓爬去，举动极为小心，竟未让干草枯枝发出声音。他手中有一具夺来的梅花神弩筒，还有一袋弩箭。一面向前爬行，一面想：“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，用梅花神弩打他们，准教他们死而无怨。”

他开始装上弩箭，逐寸前移，近了，快接近至三丈内了，耳中已听清包少堡主和手下的对话。

“吴虬。”是包少堡主的声音。

“属下在，恭听呼堡主吩咐。”是一名护卫的回答。

“谁替葛三丰小狗建的？”

“属下猜想，八成儿是心如老尼的授意，由她的门人……”

“你再看清具名的人是谁。”

“祥云静雯……唔，这似乎不像姓名。”吴虬皱着浓眉在推敲，看出了破绽。

“依你之见……”

“祥云决不是姓，静雯却是人名，该分开来参详。静雯像是

女人的名字，也许就是那小姐儿的……”

“就算是吧。那么，祥云两字又作何解释？”包少堡主之音。

“祥云……祥……云……唔！有两种可能。”

“说说看。”

“也许是与小姐儿同建坟墓的人……”

“不会的，如果由两人合建，名字岂可串在一行上的？”包少堡主的见解居然够深刻。

“会不会是地名？”吴虬自言自语。

包少堡主口中不住吟祥云两字，半晌突然叫：“没听说过这个地名，会不会指的是祥云堡？”

“少堡主是说五大堡中的桐柏山祥云堡？”

“是的，我想有此可能哩！”

吴虬不住颌首，道：“祥云堡主许晋，他的妻子红绡电剑高秋华是凤剑的主人。假使能查出小姐儿确是姓许，八成儿可以料定这丫头是祥云堡的人。”

包少堡主一蹦而起，喜极大叫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！听人说许晋匹夫有一子一女，不时在江湖出没，却从不将女的真名公诸天下，可能是他的女儿。许晋匹夫夫妇俩赫然以武林主持正义者自居，侠名满天下，年纪轻轻的出人头地，当今六大门派的掌门皆与他结为忘年之交，更是少林派目下掌门觉宗老秃驴的堂弟。尤其是他的妻子红绡电剑高秋华，以张侠义道者自居，自以为凤剑无敌于天下，可恶极了，搞得一般黑道朋友不敢公然在河南混饭吃，河南本籍的朋友也被迫在外地流浪找肥水。哈哈！咱们如能把小姐儿弄到手，我替他将生米煮成熟饭，然后大摇大摆上祥云堡拜会泰山，把祥云、神水两堡联结成一家。哈哈！想起来就够乐了。明天，咱们必须将她弄到……唔！”他

向不远处草丛中瞥了一眼，再往下道：“弄到手，大事定矣！祥云堡主夫妇，论名望，已逐渐取觉宗老秃的武林侠义道精神领袖的地位而代之，有他与咱们神水堡联手，中原大局唾手可定，哈哈！”

不远处的勾魂手已接近至三丈左右了，已经装上了梅花神弩，正待发射，听了包少堡主的话，失神地停下了，梅花神弩往下一放，五枝弩箭却自行滑出了孔槽，跌落在草上，发出了轻微的声音。

原来神水堡的梅花神弩是经过特殊设计的，有几个机括只有作用人才完全了解，如果落在旁人手中，除非里面的弩箭未曾发射，可以转手作用；但发射之后，再装弩箭，弩箭便自行失效。所以神水堡的人在外走动期间，虽遗失了不少，但江湖上始终无人拾来作用，原因在此。

勾魂手不知其中奥妙，装上了弩箭，弩筒失了效，弩箭便自行滑出，成了废物，却令包少堡主发现了警兆而不自知。

他起箭再装，仍然无用，心中大恨，随手扔掉，再去掏他自己的七星镖。

但机会错过了，包少堡主的语声入耳：“咱们走，明天到这儿埋伏，把妞儿弄到手再说。”

说走便走，一行六人向侧方移动。这时下手已来不及了，只消身形乍现，便会被人发觉，七星镖也许可以放倒一两个人，但他勾魂手也难逃出梅花神弩的威力圈；上次挨了一箭，已令他心中害怕，犯不着再冒险。

同时，另一个念头，也令他不再有此举动。原来包少堡主的话，引发了他的歹毒念头。

在名震江湖的五大堡中，九幽堡的位置不会为世人所知；灵